艷陽下的秘密

劇作家：李宛穎

人物表：

夏晴晴：研究所學生，約 28 歲，未婚。

張美珠：晴晴親生母親，約 55 歲，離婚一次後再嫁，無業。

夏富乾：晴晴繼父，母親的第二任丈夫，約 62 歲，中年胖富商。

莊棟樑：晴晴親生父親，約 55 歲，瓦斯工人，瘦弱，離婚。

夏正達：繼父和前妻的小孩，比晴晴大五歲，已婚，商人。

徐以翔：晴晴前男友，劇情開始前一個月死亡，死亡時約 26 歲。

陳　嫂：夏家傭人，約 68 歲。

邱建章：和晴晴同大學的大學部學弟，約 23 歲，未婚。

男性玩伴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

另外年輕玩伴男男女女約五名

時間地點：現代，香港。

舞台場景：

舞台分為兩部分：上舞台和中舞台佈置為寫實場景的客廳；下舞台為空景，主要是虛幻場景所用。其中，客廳主要的出口有三個方向，分別是舞台右邊中間的夏家大門、左邊中間往廚房的通道、和舞台左後通往樓上臥室的樓梯。客廳中間有一套沙發套組，大沙發和小沙發之間有一張大桌子，其中，大沙發放在舞台正中間，大沙發正後面的牆面上是一扇窗戶，窗簾緊閉；客廳右邊的大門玄關的地上，有一個鞋櫃或任何可放東西在上面的裝飾用家具，同為客廳右邊偏中後的部分，有一個豪華的矮櫃緊靠牆壁，矮櫃上放了一套立體音響；客廳左邊靠前面的部分，有一個酒櫃靠牆放著，酒櫃裡頭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酒瓶與玻璃酒杯。其他可利用壁紙或是小道具的陳設，使客

廳有一種俗氣的華麗感。

第一幕

幕起時，俗不可耐的電音舞曲大聲響起，昏黃的燈光彷彿隨著音樂的節奏快速閃爍著，全場籠罩在一種墮落的狂歡派對的氛圍之中。客廳的桌上堆滿了煙蒂、酒瓶、酒杯、和一盤瓜子及小點心，桌上的冰桶裡還浸泡著未開過的酒瓶。帶著醉意的年輕男女們，隨著電子音樂的節奏盡情的搖擺著，奮力的舞動著他們的肢體，他們笑著、叫著，直到跳累了，就隨意或坐或躺。

沙發前，可以明顯的看到一群男生圍在夏晴晴身邊吆喝著，鼓譟著，要求她跳著性感的熱舞來炒熱氣氛，而醉得面紅耳赤的晴晴玩性大開，就應觀眾要求，和一名男士跳著火辣的貼舞，樂得大家猛吹口哨，穿著性感的她笑得開懷，但眼神空洞。

不一會兒，晴晴跳累了，搖搖晃晃的走到沙發坐下，同時間玩伴甲、乙、丙也帶著渴望和討好的表情親近她，跟著坐在她旁邊，甲玩笑式的替她按摩，乙則幫她擦汗，丙就餵她吃東西，沙發上的四人就這樣打鬧了起來，同時音樂聲漸弱。

客　甲：（摸著晴晴的皮膚讚嘆，藉機吃豆腐）有錢小姐的皮膚就是不一樣，光滑細緻。

晴　晴：（笑著推開貼近她的甲、乙、丙）不要鬧了，這樣吧！我們來划拳，輸的就把桌上剩下來的酒喝光。（玩伴甲、乙、丙興致勃勃的附和。）

客　乙：（不懷好意）那我先跟你玩。

客　丙：第一場就讓「夜店拳王」親自來阿！

晴　晴：呵！什麼拳王呀，這麼厲害，（手指自己）我還「酒國天后」咧！（手指向乙）我要讓你倒著走出去。

客　甲：倒著，還走得出去喔。

晴　晴：（醉得無力的手打向甲）囉唆！

客　丙：（大笑）我看啊！我們的酒國天后早就醉了。

晴　晴：（雙手握拳，準備出拳）來！（四人開始划拳，不一會兒晴晴輸了。）

客　甲：（拿起酒杯貼向晴晴）哈哈！小姐輸了啦！他「九龍一匹狼」名聲不是混假的，沒有幾下子是不敢出來混的！（晴晴盯著酒杯皺眉。）

客　丙：他就靠這騙美眉，我不爽很久了！就划不贏他，沒辦法，晴晴沒關係，大哥哥幫你擋。（丙搶過甲手上的酒杯。）

客　乙：（不屑）英雄救美咧！老招！來這套！

（樓上傳來中年女子的聲音大喊著：「老公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包包？」晴晴本來笑得開懷，在聽到女子聲音後，轉頭看了一下樓上的方向，不悅的回頭。）

晴　晴：（一臉怒氣，一把搶過丙手上的酒杯一飲而盡）不必了！我喝！

（沒有察覺不對勁的甲、乙、丙拍手叫好。此時，樓上再傳來中年男子渾厚的聲音：「妳動作快一點！這可不是一般的宴會。」，而女子好像沒聽到般再問一次：「老公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包包？」）

客　甲：咦？你們家有人啊？

晴　晴：（假裝聽不懂，笑著指著甲的鼻子）你不是人啊？這裡醉倒的都是人啊！

客　甲：不是啦！我是說樓上剛剛那個講話的聲音。

客　乙：你這麼一說，我剛剛好像也有聽到。

晴　晴：（隱怒）怎麼？管這麼多呀！難道，你們沒聽過貓是怎麼死的嗎？

（甲、乙、丙一致搖頭，晴晴看著他們，威脅的眼神，一邊用手作出刎頸的動作，一邊說著）被好奇殺死的。

（甲、乙、丙同時害怕的縮了一下，摸了摸自己還鑲在頭下的脖子。看到他們的反應，晴晴放肆的大笑，替自己乾了一杯，就不再理睬他們。同時間，乙拉著甲、丙溜到大門邊，然後開始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。）

客　乙：喂！我想樓上那應該就是夏董和他老婆了，聽說他們（加重音強調）「親子」關係很糟。

客　甲：廢話！（瞄了一眼晴晴）本少爺有長眼睛好不好！

客　乙：（假裝恍然大悟）喔！我只是擔心你只長了眼睛，忘了長腦子，好心提醒一下嘛！（甲怒視著乙，乙挑釁的笑著。）

客　丙：哎喲！又不是來做義工，管他什麼猴子關係、兔子關係！嘿！我只知道啊，（貪婪的看了看樓上）和夏董搞好關係（作出數鈔票的動作）就是跟那一張張 money、money 的最佳關係啦！（陶醉的樣子。）

客　甲：就憑你這五短身材也想發達？算了吧！

客　丙：媽的！你說誰五短身材啊！（一手握拳，一手揪住甲的衣服，做勢要揍甲）腿長又怎樣，下地獄就會走的比較快是不是？這麼想做鬼，老子成全你！（乙一邊企圖分開兩人，一邊勸架。）

（就在三人扭成一團時，夏富乾穿著高級的晚宴西裝從容的從樓梯上走了下來，貴氣逼人也財氣逼人，儘管體態臃腫，仍不減其大將之風，舉手投足間，十足的生意人架式。）

夏富乾：（邊下樓，邊轉頭向樓上喊）我先下去等你，別拖太久，沒時間了。

（甲、丙爭先恐後，快步的走向夏董，臉上皆堆滿討好的笑容，乙趕緊跟上。晴晴鄙夷的看了他們一眼，裝作無所謂的樣子，繼續喝酒，然後向旁人邀酒去。）

夏富乾：（渾厚的笑聲）呵！樓下真熱鬧啊！

客　丙：（佯裝熟捻）唉呀！夏董啊！久仰久仰！我叫阿仁啦！這個「長腳的」，叫「郝卑鄙」呀！（瞪了一眼甲後，對夏富錢討好的笑著。）

客　甲：（面有難色的僵笑）夏董事長您好，您好！您別聽「小矮仁」，喔不對！（嘴上掛著笑容，一邊說一邊瞪向丙，語氣加重且拉長）是「小仁」亂講，（禮貌誠懇的眼神看著夏富乾）敝姓郝，我叫郝英俊，郝英俊就是我，叫我阿郝就好了。（夏富乾聽完，豪邁的大笑。）

客　乙：喔！夏老闆您今天氣色很好耶！再穿上這西裝，不得了的帥啊！阿堂我從小就是你 fans 呢！多想要和你一樣又有品味又會賺錢咧，啊！對了、對了，每次報紙啊，有你的新聞，我都會剪下來喔！

夏富乾：哈哈！年輕人啊！（讚賞的拍了拍乙的肩膀）不錯不錯！你這讓我想起我在唸書的時候，也會收集名企業家在商場上成功的報導來立志，（回憶了一下年輕的自己，隨即又回到現實，忍不住為自己事業的成功，露出得意一笑）哈哈！（同時，晴晴拿著酒杯，厭惡的看了夏富乾一眼，並且以傲慢的姿態走到他們身邊）。

晴　晴：（佯裝驚訝）喔！那……那個上次數字週刊的那個…酒店跟拍事件，

你有剪下來嗎？我要買都被別人買光了耶！（轉頭看向乙）那麼……你有嗎？（假裝覺得遺憾的樣子。）

客　乙：（緊張）哦！沒有！（尷尬的笑）呵！怎麼可能有啊！（發現夏富乾臉色鐵青，直冒冷汗。）

客　甲：對啊！小姐真愛說笑，怎麼可能有那種事啊！

客　丙：（企圖用笑聲掩飾尷尬）對呀！怎麼可能！哈哈哈！

晴　晴：（故意）咦？你們都知道是什麼事喔？我只是聽說耶……還不曉得內容是什麼，夏伯伯啊！週刊有寫你什麼嗎？

夏富乾：小孩子亂說話，道聽塗說！

客　乙：對啊！小姐啊！謠言止於智者啦！

客　丙：對對對，都是謠言、都是謠言。

晴　晴：呵！既然是謠言，你們那麼緊張幹嘛？

（張美珠身著一襲價值不菲的禮服走下樓來，臉上掛著笑容，笑容間帶著虛榮的滿足，以緩慢優雅的步伐走向他們。）

張美珠：喲！這麼熱鬧，在聊什麼啊？什麼謠言啊？

晴　晴：（看了張美珠一眼，神情開始不自在，又看了夏富乾一眼，然後露出惡作劇的表情。）沒什麼，就酒店……。

夏富乾：（搶話）酒，酒……（大喝）九點了，你還拖拖拉拉的。

張美珠：（疑惑）不是才剛六點？急什麼呀！（她動作親暱的安撫夏富乾）好啦！臉色別那麼難看啦！（晴晴看到這畫面，覺得厭惡、掃興，就轉身搖搖擺擺的走回桌上斟酒，一飲而盡。）

客　甲：（驚為天人的表情）哎呀！這位一定是夏夫人了，果然跟傳說中一樣美艷動人啊！您好、您好，我叫阿郝，是晴晴的好朋友，請多多指教。（聽到甲說的話後，晴晴露出看好戲的表情，她把整瓶酒拿在手上邊走邊喝，搖搖晃晃的走回眾人談話處。）

張美珠：（笑的花枝招展）什麼夏夫人呀！哎喲！叫我夏媽媽就好了啦！

晴　晴：（打了個酒嗝後，打向甲的肩膀，大笑）你好壞喔！昨天才認識，今天就說是好朋友，呵！這樣我媽會誤會的啦！（眾人尷尬。）

張美珠：女孩子不要喝那麼多！（說完，打算搶下晴晴手上的酒瓶，卻被晴晴推開）。

晴　晴：幹嘛管我！（伸出手指，分別指向夏乾富和張美珠）你！還有你，你們自己每天在外面喝到爛醉就可以，我就不行喔！

夏富乾：你在說什麼？那是應酬。

張美珠：我叫你不要喝那麼多。

晴　晴：少來！你根本就不是真的關心我，你根本就只是怕我抖出更多，不要以爲我都不知道你們在幹嘛！（不屑）哼！你們倒過得很自由嘛！（甲乙丙覺得情勢不對，紛紛走避。）

張美珠：（慌張）你在胡說什麼？

晴　晴：說什麼！說你逍遙、說你自在，在錢堆裡打滾，還說恭喜你多年夢想完成！（晴晴突然神情哀傷，露出不曉得是自嘲還是嘲弄別人的苦笑，瞪向張美珠，咄咄逼人的口氣）你確定你真的愛過你老公嗎？

張美珠：（喝斥）夏晴晴！我有什麼不好？（指向夏富乾）爸爸又有什麼不好？（順著她的手勢，晴晴乾瞪向夏富乾，不一會兒，眼神漸漸放軟，氣勢漸弱，神情落寞的看向旁邊）。

晴　晴：（緩緩道出）我說的不是這個老公。（夏富乾又氣又無奈的看著她，就在此時，夏富乾的手機鈴聲響起，他從口袋掏出後接起）。

夏富乾：喂！我是！……好，馬上出去。（在他講電話的同時，張美珠神情複雜的看了晴晴一眼，再轉頭看向他）。

張美珠：老公？

夏富乾：車來了，該出門了。

張美珠：（突然轉憂為喜）太好了！昨天手氣正旺！今天一定又可以贏個十圈八圈回來。

夏富乾：（喝斥）小孩子面前說什麼！

張美珠：（突然意識到什麼）喔！對！不要喝太多，我們會早點回來。

（張美珠整了整衣服，端出官夫人般的架子，愉悅的走向大門，夏富乾跟上，兩人先後從大門下。晴晴落寞的看著闔上的大門，茫然的環顧了四周狂歡的人們，她低頭看了手上的酒瓶一眼，從嘴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容，反抗性的又喝了一口酒，覺得沒勁兒，就把酒瓶交給附近半醉半茫的朋友，向他借了手機，並且撥出。）

晴　晴：喂！好姊妹！打扮好了沒啊？你們快來呀！這兒鬧女人荒啦……呵

呵！好好好！等你們喔！

（掛掉電話後，晴晴加入放縱的狂歡行列，電子音樂聲漸大，彷彿剛剛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。酒酣耳熱之際，男男女女間的肢體接觸更加頻繁與放肆，放浪形骸的氛圍正在蔓延。

客廳大門再度被打開，走進來的是打著領帶，穿著整齊西裝，拎著公事包，剛從公司下班的夏正達。他一手拿著公事包，一手握著剛剛用來開門的鑰匙，正氣凜然的臉上，掛著一抹憂心忡忡，內心正陷入兩難的掙扎，一臉焦慮的樣子。

直到刺耳的電子音樂入耳，沉思的夏正達才回到現實，他皺了皺眉頭，以為走錯房子了，轉身往回走，突然又停下腳步，低頭看了看手上的鑰匙，他再度轉身，站在原地，略感困惑的環顧著玄關四周熟悉的擺設。

就在正達還在猶豫要不要走進客廳的時候，突然聽到眾人的吵鬧聲中，傳來晴晴熟悉的笑聲，百思不得其解的正達，還是決定走進客廳一探究竟。

他一走進客廳，就快速的環視四周，在尋找晴晴身影的同時，也順便打量及猜測來客們的背景與來訪目的。正達很快就發現了周旋在男人間的晴晴，但是他卻對自己所看到的畫面感到難以置信，更是拒絕相信眼前這個有著熟悉面孔，但行為舉止和裝扮都判若兩人的女孩就是他妹妹，所以不死心的他又再次掃視人群，企圖找到符合他心中那個熟悉的名媛閨秀般的晴晴，搜尋的同時卻止不住自己怒火中燒的情緒。

此時的夏正達怒目橫眉，看起來十分難以親近，但醉到意識不清的玩伴丁，卻歡樂的踩著音樂的節奏，步伐不穩的向正達抱了過去，很不識相的擋住了夏正達再次確認的視線，正達下意識的躲開玩伴丁的懷抱，厭惡的把玩伴丁推遠離他，不悅的質問著他，此時音樂聲漸弱，保持在聽的到兩人對話的音量。）

夏正達：（皺著眉頭，打量著丁）誰邀請你來的？你是誰？

客　丁：（手指著自己）我是誰？嘿！我也常問我自己是誰？（偏頭想了一下，傻笑）算了！（作勢要親正達。）

夏正達：（眉頭皺得更深）搞什麼東西呀！

客　丁：（興奮）哈！你講話的口氣好像我老闆喔！（搖頭）喔！不對、不對，是前老闆。（突然哀傷）他只罵了一句什麼鬼「草莓族」的，（邊講邊舉起右手食指在空中亂揮，模仿老闆嚴厲的口氣）笨手笨腳，吃不了苦就回家當你的少爺去啊！（誇張的哀戚）然後就把我炒魷魚了，嗚！你說這有沒有天理啊！（雙手亂揮向夏正達，夏正達不悅的閃開）。

夏正達：先生，你醉了！

客　丁：不不不，美女，我跟你講，我沒有醉！你聽我說……。

（眼見問不出個所以然，夏正達推開擋在他面前的丁，怒不可遏的向人群走去，再次搜尋夏晴晴的身影。音樂聲漸大。

就在正達的視線終於找到被人群簇擁的晴晴時，晴晴正被灌酒，眾人鼓譟著。正達僵在原地怒視著晴晴的一舉一動，眼神裡帶著震驚與失望。

晴晴打了個酒嗝後，仰天大笑，正準備和身旁的朋友交談時，眼角餘光正好瞥到站在她斜後方的正達，晴晴驚喜的跑向他，要給好久不見的正達一個大大的擁抱，卻一個腳步不穩，跌坐在他身上，她對自己的狼狽不以為意，反而大笑，猛抱著正達撒嬌。

緊皺眉頭的正達，在聞到晴晴身上的酒氣後，臉色更加鐵青，但在被晴晴的熱情感染後，表情逐漸柔和。就在他扶起晴晴站好之後，看到她身上暴露的打扮，正達眉宇間又漸聚怒氣，他不發一語的走向放音響的矮櫃，把公事包放在櫃旁，然後關掉音樂，音樂戛然而止。

有一些人停止動作，困惑的看著他，也有一些人不悅的直喊：「音樂咧？」。同時間，晴晴站在原地看著他的動作，臉上叛逆的表情表露無遺，卻沒有更大的反應。）

夏正達：（大喊）派對結束！（所有人僵在原地，不知道作何反應，直到一聲怒吼，打破了沉默）。

客　乙：你是誰呀？憑什麼關我們音樂！

晴　晴：（給了乙一個白眼）是我哥！

客　乙：（衝動）什麼哥？（突然明白，陪笑）喔……喔！你哥哥啊！（尷尬的向四周人說明）大小姐的哥哥啦！自己人、自己人。

夏正達：（嚴厲）我說……派、對、結、束！（怒吼）The party time is over! Right now! 通通給我回家去！

（夏正達抓起離他最近的醉漢，打開夏家大門，把他趕了出去，示意其他人跟上，年輕人們不斷的抱怨嘀咕，卻還是乖乖的把喝醉的朋友一個一個或抱、或扛的帶出門去，魚貫而列的離開夏家。

表情嚴肅的夏正達就站在門口送客，晴晴則像沒事人般的走回沙發上嗑瓜子。不一會兒，正達掃視客廳，卻看到沙發旁邊還醉倒了一個人，於是走過去叫醒他。）

夏正達：（蹲下來，用力的搖了搖戊，命令的口吻）起來！

客　戊：嗯？（用力的揮掉夏正達放在他身上的手）沒事別吵我！

夏正達：（口氣更強硬）起來！回你家去！

客　戊：家？什麼家？呵！我沒有家！（說完又倒了下去，夏正達再度把他叫醒，並且把戊半拉半推的帶向大門口）。

夏正達：（一邊走著，一邊搖著戊）你給我醒醒！

客　戊：（意識不清）我跟你說，我沒有家啦！老闆不要我，老婆也不要我的時候，我就沒有家了！

夏正達：出去！反正這裡不是你家就對了！（此時，正好有個微醉的年輕人要離開大門，經過夏正達旁邊，夏正達攔住他）喂！等一下！把你朋友帶走。（那名年輕人只好不耐煩的把戊扶了出去）。

客　戊：（掙扎，口氣不悅）喂！放手！（困惑）酒咧？給我酒啦！（夏正達看了戊一眼，不可置信的搖搖頭，就走回頭檢查客廳，卻看到晴晴面前髒亂的桌面，忍不住皺了皺眉頭）。

夏正達：（大叫）陳嫂！陳嫂啊！（一名僕人打扮的中年婦人由左中舞台快步而出，邊走邊碎碎唸著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，看到許久未見的夏正達，開心洋溢）。

陳　嫂：哎喲！原來是大少爺啊！我還以為又是哪個沒禮貌的小鬼在亂叫，耍我這老太婆，哈哈！（打量著夏正達）哎喲！瘦了這麼多！大少爺這樣不行啦！我去煮個東西給你補補身子！（開心的忘我，笑著

轉頭要回廚房。）

夏正達：（一直禮貌性的笑著，在陳嫂轉身時，趕緊喚住她）等一下！陳嫂不用麻煩了，我等一下就要走了！（指了一下沙發前的桌面，皺眉）那個，陳嫂啊！桌面麻煩你清一下，真的弄得太亂了，（感到抱歉的樣子）不好意思，今天客廳被弄得比較亂，你等一下打掃會比較辛苦。

陳　嫂：（埋怨的口氣）唉喲！什麼比較辛不辛苦的！這幾天都這樣啊！老太婆我也該習慣了啦！（小聲）少爺啊！你勸一下小姐啦！她最近每天晚上都帶一堆年輕人回來玩，玩到早上才回去（皺眉，不認同的擺擺手）這樣不好啦！

夏正達：（聽完陳嫂的話，臉色很差，點點頭）嗯嗯！我知道了！我會跟她講的。

（得到夏正達的保證後，陳嫂轉身走到沙發旁，開始清理桌面，來來回回往返客廳和廚房，在動作的同時，還是忍不住一直對著晴晴叨叨唸，晴晴則恍若未聞的自顧自的嗑瓜子。

就在桌面快清空的時候，一直被晴晴當空氣的陳嫂，生氣的拿下了晴晴手上正要嗑的瓜子，動作乾脆的把它丟進她懷裡的垃圾堆裡，轉身走回廚房，嘴裡還是一直碎碎唸個不停，晴晴看了陳嫂一眼，一臉無所謂的樣子。

就在陳嫂收東西的同時，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，夏正達在確定客廳只剩他和晴晴後，就把門關上，往回走到晴晴旁邊的單人沙發坐了下來，疲累的樣子。兩人陷入沉默。）

晴　晴：呵！安靜得好不習慣喔！

夏正達：你去哪找來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？

晴　晴：你幹嘛一回來就批評我朋友？

夏正達：這也叫朋友？這些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什麼好貨，巴結你來的，你還稱朋友啊？

晴　晴：（覺得難堪）你不要管我啦！

夏正達：我不管你，現在還有誰管你？（哀傷）連你自己都不願意管你自己了。（看向晴晴，打量著她的穿著，欲言又止）這樣……這樣的……。

晴　晴：（覺得受傷，略挑釁）怎樣？我怎樣？哥！你說啊！幹嘛吞吞吐吐的。（兩人對峙，沉默互視。）

夏正達：我覺得你不夠尊重你自己，我沒辦法跟現在的你談，去換上像樣的衣服。

晴　晴：我覺得這樣很好，很自在呀！（得意的炫耀）而且男人都愛看呀！

夏正達：（勃然大怒）我、不、愛、看。（深吸一口氣，哀求）夏晴晴，醒醒！我最親愛的妹妹呢？到哪去了？（激動的來回踱步）你這樣……你這樣……我很……（難過的嘆了一口氣）我要怎麼跟以翔交代？

（聽到徐以翔的名字後，震驚的晴晴兩眼直瞪著前方，像個木娃娃一樣僵直，直顫抖的嘴角洩漏了她的激動，晴晴極力壓抑著某種情緒，眼淚卻不聽使喚似的流個不停）。

晴　晴：（流著淚的表情木然，因為壓抑而聲音低啞）誰呀？他…他…是誰呀？（轉頭看向夏正達，僵硬的笑容）呵！哥，你大老遠回來，就爲了……爲了講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喔！

夏正達：（擔憂）晴晴……（晴晴像是沒聽到似的，不予理會，面無表情的凝視前方。夏正達走過去抱著她，安撫著她，晴晴這才放鬆的閉上眼淚，默默流淚，夏正達痛心的開口）不要這樣好不好？（輕輕的拍著她的背）沒事了，都沒事了！哥哥知道，哥哥都知道……不要哭了，（溫柔的看著晴晴，並幫晴晴拭淚）去樓上換上你最愛的洋裝好不好？你不是說，每次要穿給哥哥看，哥哥都不在嗎？嗯？

晴　晴：（破涕為笑，替自己拭淚，點頭）嗯！

（夏正達把晴晴送上樓後，憂心忡忡的樣子，獨自在客廳沙發附近徘徊轉圈，不時的嘆氣和自言自語）。

夏正達：（喃喃）到底要不要給她呢？可是不給也不是辦法！總要面對吧！

（陷入煩惱的他一屁股坐在沙發上，整個人癱在上頭，看著天花板沉思，不一會兒突然坐起，心中暗自做了個決定，他起身走到音響旁邊，把公事包拿到沙發前的桌上，並且打開，從裡頭拿出一個鼓鼓的信封袋，凝視它一會兒後，才把它放在桌上，再從公事包裡拿出紙筆，他就這樣坐在沙發上寫起字來，寫好後把筆放在胸前的口袋，把紙壓在信封下，默默的起身，走到了門口，他站在門邊神情

凝重的看著桌上的信封，再看向樓梯晴晴的方向，一臉擔憂）也許……這樣做比較好（他嘆了一口氣，轉身離開，輕輕把門帶上，右中舞台下。）

晴　晴：（換上了一件無袖的白色連身洋裝後，她的心情似乎也著輕鬆了起來，她一邊講話一邊從樓梯走下來，，語調輕快）哥，就這件啦！我跟我同學一起買的，很有……。（看到客廳空無一人，隨即隱去了笑容，踩著沉重的步伐，走向沙發，邊走邊喃喃，音調漸弱）很有夏天的感覺吧！（苦笑）但是……你又沒看到了。

（晴晴失望的走向酒櫃，從裡面拿出一瓶紅酒和一只高腳杯，替自己倒了一杯，發洩式的一飲而盡後，拿著酒瓶與酒杯走到沙發邊，正要把東西放下時，卻看到了正達留下的信封，困惑的看了信封一眼後，她輕輕的放下手中的東西，拿起正達壓在下面的紙條，靜靜的看著。）

夏正達：（場外音）妹！他真的很愛你。信封裡有戒指和卡片，看了你就懂了。

（晴晴坐在沙發上，放下紙條，直盯著信封瞧，掙扎要不要打開信封，禁不住好奇，她還是拿起了信封，而每當她下定決心要打開的時候，如鉛般重的手又會迫使她放下信封，最後，她還是把信封放回桌上，躁煩的又替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飲而盡，她旋轉著酒杯，看著透明酒杯裡如夢似幻的光線折射，若有所思。）

晴　晴：（看著酒杯喃喃）也許你來過，也許你沒來過，你到底是誰？（自嘲的一笑）讓我活了一次，更讓我死了一次（口氣加重）你到底是誰？（突然間打定了主意，她放下酒杯，一把拿起信封，深吸一口氣後，就把信給拆開了，她拿起戒指一看，竟看到純銀的戒指上鑲著一個如太陽形狀的圖騰，圖騰上則鑲滿了雕工精細的碎鑽，「太陽」在燈光的照耀下，奪目璀璨，晴晴愕然的看著戒指）這是……。

（舞台燈漸暗後，玄關處舞台燈漸亮，保持在回憶的昏黃燈光。徐以翔由右下舞台上場，走向客廳玄關，穿著全套西裝，頭髮凌亂，未梳洗的樣子，有著徹夜未眠的疲累。此時的徐以翔像個犯錯的小孩，把雙手交叉放在身後，緊張無措的樣子，一個人站在玄關罰站。）

徐以翔：（哀求）老婆喔……（晴晴穿過黑暗，由沙發處走到玄關，來到他面前，雙手懷抱在胸前，一臉生氣的樣子。他看到正在氣頭上的晴晴不予回應，只好陪笑臉）嘿！老婆，笑一個嘛！

晴　晴：徐以翔！你不要半路認老婆！誰嫁給你了！

徐以翔：（撒嬌）晴寶貝……

晴　晴：（態度稍微軟化）誰知道你外頭是不是一堆寶貝？（指著徐以翔的胸膛猛戳兩下，再氣憤的打了他一下）本小姐第一次下廚耶！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徹夜不歸！（瞪了徐以翔一會兒，質疑的口氣）燭光晚餐？（暴怒）太陽都出來了，還燭光晚餐咧！

徐以翔：晴寶貝對不起嘛！我真的沒有去哪裡！我一直留在公司加班耶，好可憐喔，對不對？

晴　晴：你還敢說自己可憐！這種時候啊，男人啊！十個有九個都會說「加班」！

徐以翔：大人冤枉！明察秋毫啊！小的真的是被強迫留下來加班的，不信的話，你可以打電話問正達大老闆，真的！真的！（鼓勵晴晴打電話的眼神。）

晴　晴：少來！把哥哥搬出來也救不了你！

徐以翔：唉！其實我也歸心似箭，（誇張的作出心痛的表情動作）要不是正達大老闆威脅草民，「在公司草創之初，沒有共患難、共進退、共加班者，視爲叛徒」，那麼我早就回來了。更過分的是，他看到我打算開溜的時候，居然還故意講給我聽，說什麼……（假裝陷入回憶的樣子，然後把夏正達平日講話的神情模仿而且誇張化）「尤其是簽過投名狀的結拜兄弟，罪加一等，唉！『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』，兄弟，我不會怪你的。」（晴晴被徐以翔逗趣的表演逗得樂不可支）。

晴　晴：呵呵！哪有可能啊！我哥才不會這樣呢！你呀！別當什麼總經理了！改行演戲吧！（沉吟了一下，思考的樣子，突然笑出來）嗯……那麼先來段黃梅調的梁祝吧！

徐以翔：（大笑）哈哈！好啊！（誇張的清了清嗓後，不加思索的改編了由凌波與樂蒂所主演的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裡，梁山伯所唱的〈梁祝樓台會〉裡的一句歌詞）想不到我特來叨擾「蛋糕一個」（唱到

「蛋糕」的同時，徐以翔的右手隨著歌曲旋律揮至胸前，同時手上拎著一個小型的蛋糕盒子。一直開懷大笑的晴晴，此時又驚又喜的看著蛋糕盒子直發愣。徐以翔看著她，口氣溫柔的說）晴寶貝，交往一週年紀念快樂。

（晴晴感動的看著徐以翔，然後接過蛋糕。她看著手上的蛋糕，露出幸福的微笑，隨即把蛋糕放在玄關旁的鞋櫃上，跨步向前，緊緊的抱住他，以翔開心的回抱，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。）

晴　晴：原來你還記得……。

徐以翔：當然記得！唉！（口氣無奈）要不是昨晚有個大 case 臨時有問題，一定要開會解決，我早就衝回來了，唉！沒辦法，想走也走不開！我只好把蛋糕先冰在公司冰箱囉……

晴　晴：（若有所思的點頭）嗯……

徐以翔：（對於晴晴的反應感到不知所措）嗯……（突然想到什麼，露出神秘的微笑，炫耀的口氣）對了！這是你最喜歡的冰淇淋蛋糕喔！我排隊排很久才買到的咧！（他對著懷裡的晴晴，得意的挑了挑眉，突然臉色大變，叫了出來）啊！冰淇淋蛋糕！

晴　晴：（困惑的看著徐以翔）怎麼了？

徐以翔：（緊張的口吃）放放放，放那麼久，不會都融了吧？

（徐以翔瞪大眼睛直瞧著晴晴，晴晴在意識到發生什麼事後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輕輕推開以翔的懷抱，在旁邊笑彎了腰。徐以翔站在原地，困窘的直搔頭，尷尬的笑著。晴晴在忍住笑意後，佯裝生氣的叉腰看著徐以翔。）

晴　晴：（故意拖長語氣）你確定它融了嗎？

（徐以翔帶著歉意的表情，小心翼翼的觀察晴晴，在他發現晴晴嘴角隱隱的笑意後，他恍然大悟，於是他也有樣學樣的模仿著晴晴叉腰的神氣，回看著晴晴。）

徐以翔：（一邊逗趣的擠眉弄眼，一邊學晴晴的動作）那，你確定它融了嗎？

（就這樣，互看的兩人，莫名其妙的開始進行「看誰先笑場」的角力比賽。很快的，忍俊不住的兩人相識而笑。）

晴　晴：當然融了！（感動的看著他，同時用手比著胸口）不過，是這裡融

了。（突然，晴晴低頭，眼裡閃過一絲不安，又掩飾性的趕緊抬頭，像要說服自己也說服別人的強調口吻）對！這裡融了！（對著徐以翔投以燦爛的笑容）

徐以翔：（突然嚴肅、認真的看著晴晴，沉默了一會兒後才開口，誠懇的眼神望進了晴晴的靈魂，獨白式的口吻）你知道嗎？你的笑容有種魔力，就像太陽一樣燦爛……。不！是艷陽！艷麗的讓人不敢直視，卻又忍不住想靠近，就算被燒得遍體鱗傷，也要親近，擷取光和熱！

晴　晴：（愣愣的重複，眼神中帶著驚訝）遍、體、鱗、傷？

徐以翔：（心疼的看著晴晴，緊緊抱住她）不會的！不會遍體鱗傷的！距離使得太陽神秘，人們之所以害怕，是因爲未知，但我不一樣，我是探險者！神秘才是我的信仰和追求！

晴　晴：（擔憂）那如果有天我不再神秘了，老了，普通了，探險者是不是也就離開了？

徐以翔：（溫柔的凝視晴晴）晴寶貝，不再神秘才是宇宙間最大的神秘，探險者永遠永遠都會追著太陽打轉，追著不神秘中的神秘，至死方休。

晴　晴：你真傻。

徐以翔：我甘之如飴。

晴　晴：你這傻夸夫。

徐以翔：我的小太陽。

（舞台燈全暗，哀戚的慢板音樂入，徐以翔下，晴晴走回沙發坐下，舞台燈漸大亮，晴晴悲傷的凝視著手中的戒指，淚流滿面，她緩慢的站起，高舉著戒指，像要把太陽形狀的戒指舉到天上般的舉高再舉高，帶著朝聖者的虔誠表情，直望著它，發現徒勞無功後，再頹然的把戒指握住，握拳狀的將它貼近自己的胸口，這一切動作都如此的緩慢。）

晴　晴：如此的遙遠，又如此的親近（她攤開手掌，凝視著手中的戒指，胸口因突如其來的激動而快速起伏著，她快速舉起另一手，如掠奪者般搶走戒指，高舉戒指而觀望著，忿忿的眼裡帶著一絲困惑與不諒解，再快速的將它緊握手裡，並且放下高舉的手，向著觀眾作出咆嘯的動作，想吼卻又吼不出聲的樣子，然後哀傷的哽咽）也許你來

過，也許你沒來過，讓我死了一次，又讓我活了一次，活沒活透，死沒死透，獨留我在這天地的夾縫，（低吼）你好殘忍！

（燈暗，緊張的快板音樂入。）

第二幕

音樂變得詭譎，晴晴走到演區外，走向左舞台前方的空地，無助的張望著。黑暗中，晴晴開口。

晴　晴：這裡是哪裡？好黑！好冷！（左舞台前方燈漸亮，保持在看得到晴晴卻仍一片灰暗的亮度。晴晴打著哆嗦，恐懼的瞪大眼睛向無邊際的黑暗四處張望著，等到比較適應黑暗後，雙手才嘗試性的向黑暗揮去，小心翼翼的遊走著，走走停停，突然她停下了腳步）好熟悉的恐懼！是我嗎？

（右舞台前方一道逆光，音樂戛然而止，一個人影由逆光中走出，走向晴晴，晴晴困惑的看著來人，並不感到害怕，只感到熟悉。天地間靜到只聽的見那人的腳步聲，隨著那人越走越近，逆光漸漸消失，而左下舞台的燈光也越來越亮，但最後仍保持在夢境的昏黃狀態。那是一個穿著老舊褐色條紋西裝的年輕男子，年輕的莊棟樑。）

莊棟樑：（神情爽朗，邊走邊唱）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……。

晴　晴：（驚喜）爸比！爸比！是你嗎？

莊棟樑：嘿咿！我的小姑娘，好久沒看到你了，有沒有想爸爸呀？

晴　晴：（點頭如搗蒜，娃娃音的撒嬌口吻）有啊！有啊！人家最最最想爸爸了！

莊棟樑：（摸摸晴晴的頭，疼愛的口氣）呵呵！爸爸也最想晴晴了！

晴　晴：（彷彿回到八歲小女孩般無邪的神態和語氣，拉著莊棟樑的衣袖，

左右擺動著）爸爸啊！什麼時候才要帶晴晴出去玩？

莊棟樑：（面有難色）這……。晴晴呀！你等一下不是有鋼琴課嗎？還有珠算和書法課，不是嗎？

晴　晴：（哀怨的口氣）可是……晴晴討厭上課啊！都是媽媽叫人家去的啦！……不管啦！晴晴要跟爸爸出去玩（生氣的扁嘴。）

莊棟樑：晴晴乖，聽媽媽的話好不好？媽媽也都是爲你好啊！（此時，莊棟樑的手機響起，他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，接起。）喂！是總編呀！對！對！我是！怎麼了嗎？

（聽著電話的莊棟樑漸漸皺起眉頭，臉色越來越難看。同時間，晴晴看著他的眼神變得沒有溫度，冷冷的，像看著陌生人那般，沒了小女孩純真的表情，像是心志瞬間長大般，取而代之的是成人式的、漠不關心的、旁觀者的姿態。）

莊棟樑：（焦急、不滿）爲什麼要換掉我的插畫？……（驚訝）畫風太夢幻不符合主題？怎麼會這樣？……（激動）我們之前不是都討論過了嗎？出版社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？……（更強烈的反問對方）我太激動？（莊棟樑愣愣的看著被主編掛掉的電話，痛苦的呻吟，然後轉身摸摸晴晴的頭，安撫的口氣）晴晴乖，爸爸要回出版社一趟，下次再帶你出去玩喔！

晴　晴：（開口的同時，瀰漫詭異氣氛的音樂入。她兩眼直視前方，不帶溫度的口吻）爸爸你不陪我玩，也不帶我出去玩，那以翔呢？以翔在哪？我要以翔陪我玩！（講完後燈光開始閃爍，青色光圈在兩人身上跑來跑去，瀰漫弔詭氛圍。）

莊棟樑：（開口後，傳出的竟是徐以翔的聲音）晴寶貝！你在說什麼？（低頭看了一下手錶，依舊是徐以翔的聲音）我必須離開了。

（兩人身上遊走的光圈顯得更加急速，晴晴驚呼一聲後，震驚的看著莊棟樑的眼睛，雙手下意識的緊抓著他，不讓他離去。）

晴　晴：（痛苦的企圖擠出字句）不……不……以翔不要！

（青色光圈轉動停止，消失。燈光回到原本的昏黃狀態，同時間，詭異的音樂也跟著停止。）

莊棟樑：（恢復莊棟樑原本的聲音，擔心的口吻）怎麼了？晴晴，怎麼啦？

（困惑）以翔？以翔是誰啊？爸爸認識嗎？

晴　晴：（激動）你怎麼可以不知道以翔！（哀戚）怎麼可以？他跟你是那麼的像啊！那麼的……那麼的……（音量漸弱，低頭，輕輕的說）像個天使……（轉頭遠望，露出苦澀的笑容，溫柔的說著）像個大孩子。

（正當莊棟樑要再進一步詢問的時候，手機再度響起，莊棟樑低頭一看，來電顯示是報社打來的，一時氣憤的情緒油然而生，他便不加思索的把手機按掉。但在按掉手機的瞬間，他對自己的衝動感到後悔，焦躁不安的來回踱步。順了幾口氣，在情緒比較和緩時，莊棟樑雙手輕輕扶著晴晴的肩膀安撫她。）

莊棟樑：晴晴乖，爸爸有事要回報社一趟，等爸爸回來啊！會帶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淇淋蛋糕給你喔！

（晴晴帶著驚恐的眼神看著年輕的莊棟樑，猛烈的搖頭，想開口阻止他離去，卻突然發現自已喉嚨只發得出微弱的氣音，於是她只能死命抓著他，不讓他離去。

在兩人拉扯的同時，如輓歌的哀傷音樂進入，同時間，舞台右前方的逆光也再次出現，莊棟樑的神情顯得更加焦急，突然，他停下動作安撫晴晴，然後趁晴晴不察，跑向光亮的地方，光線隨著莊棟樑的遠離逐漸微弱，晴晴想叫卻叫不出聲，只能無助的追著微弱的光芒、追著莊棟樑，同時，黑暗也在晴晴背後追著。就在舞台燈光快不見的時候，驚恐的晴晴跌坐在地，對著莊棟樑離去背影，竭盡力氣的嘶聲呼喚：「爸！」直到光線完全消失，黑暗再次降臨，晴晴才得以吼出聲：「爸爸！」，然後止不住的哭泣。

在哭泣聲漸弱，轉為啜泣的同時，晴晴起身摸索黑暗，音樂聲漸弱。）

晴　晴：（低啞的聲音裡，帶著啜泣聲）爸爸？以翔？……（無助）這裡到底是哪裡啊？嗚……好黑！好冷喔……。

（客廳燈漸亮起，但仍保持在夢境的昏暗。夏正達坐在沙發上，雙手緊握一份報紙，痛苦的將臉埋進報紙裡，身體因壓抑而顫抖不停。晴晴穿過黑暗，神情愉快的走向夏正達。）

晴　晴：（輕喚）哥！

夏正達：（抬頭，強打起笑容，微微打量了一下晴晴）妹！你今天好漂亮喔！好久沒看到你穿裙子了。

晴　晴：（嬌羞）真的很漂亮嗎？（開心的整理一下裙子，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夏正達）那……哥哥！你覺得以翔也會喜歡嗎？（夏正達難掩哀傷的神情，僵硬的點點頭。看到夏正達點頭，她鬆一口氣，興奮的口吻）太好了！（突然想到了什麼，覺得難以啟齒的樣子）嗯……哥哥啊！我啊，我要收回昨晚的抱怨啦！其實……今天我有用力的反省了一下，嗯……昨天是我太衝動了，才會跟他吵起來。（懊惱的樣子）唉喲！你說的對！這次真的是我理虧，（嘆了一口氣）唉！我應該更信任他的，不應該每次都亂捕風捉影，以為他拈花惹草，不然他也不會發那麼大的脾氣（煩惱的扁了扁嘴。）

（夏正達神情更顯戚然，將手上的報紙握得更緊，兩眼直瞪前方。陷入懊惱情緒的晴晴，並沒有發現夏正達的異樣，她只是困惑的看了一下夏正達，感受不到正達的回應，所以只好自顧自的繼續說著。）

晴　晴：（興奮期待的樣子）所以啊，我想好了！等一下啊，等他從上海回來，我一定會好好跟他道歉，然後用美食跟吳儂軟語，來安慰安慰他那受傷的心靈，（幻想到徐以翔受寵若驚的樣子，晴晴竊笑）呵呵！大小姐我呀，能屈能伸，必要時再裝個柔弱，然後啊……。

夏正達：（痛苦）不要再說了。

晴　晴：（擔心的看著夏正達）哥哥，你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嗎？（看見夏正達沉默不應，晴晴強笑）呵！哥啊！不要鬧了，我跟以翔又不是沒吵過架，沒這麼嚴重吧？（擔心、詢問的眼神看著夏正達。）

夏正達：（把心一橫，快速的說）他不會回來了。

晴　晴：（愣住）什麼意思？他……他……（狐疑）真的這麼生氣？不是吧？這不像他個性啊？他還能去哪？（驚訝）啊？不會吧！還真的去「包二奶」啊？（看到夏正達紅了眼框，激動的將手中的報紙握成一團，晴晴覺得不對勁，硬是搶過正達手上的報紙，她攤開皺巴巴的報紙看了一眼）晚報？（困惑的看了夏正達一眼）有必要揉成這樣嗎？

（翻頁繼續看，然後瞪大眼睛看著報紙，雙手直顫抖）空難？為什麼……為什麼死亡名單有以翔？（抬頭看正達，質問的口氣）嗯？只是剛好同名同姓吧？對不對？（流下眼淚，聲音顫抖）什麼什麼……哀不哀悼的！亂寫一通！（生氣的把報紙塞回正達懷裡，一時腿軟，跌坐在沙發上，痛苦掩面，任眼淚滴落，倔強的不哭出聲。）

夏正達：（擔心）晴晴……。

晴　晴：（抬頭，背對正達，露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）他快回來了！（拭淚，坐起身，強忍悲傷，整了整衣服）我聽到他的聲音了，（把夏正達拉起，並把他趕向客廳玄關，邊推著他，邊說話，極力裝出開朗的聲音）呵！哥你不要當「電燈泡」啦！快回家！我還有好多話要對以翔說，你不要偷聽啦！（夏正達不知所措，任由她推到玄關，在晴晴跟他揮手道別的時候，才反應過來，激動的抓著她的手）。

夏正達：（哀慟）夏晴晴！醒醒！他不會回來了！

晴　晴：（裝傻，強笑）他？他是誰啊？（甩開夏正達的手後，硬是把他推到門口）唉喲！哥，你不要鬧了！快回去啦！以翔快到家了！

夏正達：（轉身，面對晴晴，痛心的宣布）晴晴聽好，徐以翔不會回來了！（晴晴愣了愣，悲憤的瞪著他，快速的把大門打開，半推半打的把夏正達趕出門外）。

晴　晴：（近乎哀嚎的嘶吼）你亂講！你亂講！你不要跟報紙一樣瞎起鬨，他說會回來就會回來！你走！你走！我不要看到你！（看了愣在門邊的夏正達一眼，晴晴用力的把門關上，夏正達無奈的嘆了一口氣，下。）

（關上門後，晴晴的眼淚頓時傾洩而出，無力的沿著門板，跌坐下來。哀傷的音樂入，晴晴蜷縮的坐在門邊，抱著自己的肩膀顫抖、哭泣。舞台燈漸暗，只留下晴晴所在的地方的燈光。

晴晴什麼也不說，只是埋頭啜泣。突然間，音樂轉為柔和，徐以翔由舞台左前方進入客廳，和剛剛年輕的莊棟樑穿同一套西裝，手上拎著一個方形蛋糕盒子，悄悄的走向晴晴。同時間客廳燈漸亮到昏黃的程度，以翔走到沙發時，將蛋糕輕輕的放在桌上，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，音樂聲漸弱。）

徐以翔：（聽到門邊的啜泣，困惑的看了一下玄關，看到了晴晴，以翔一臉擔心的樣子，準備走過去，溫柔的輕喚）晴晴？你在哭嗎？

晴　晴：（驚訝的抬頭，臉上佈滿淚痕，失而復得的喜悅滿溢呼喚裡）以翔！（開心的跑向徐以翔，緊緊的抱住他。）

徐以翔：（困惑）怎麼了？怎麼哭成這樣？

晴　晴：（激動）你回來了！

徐以翔：嗯？（不知如何反應）我回來了！？

晴　晴：哥哥說你不回來了，我就知道他騙我……。

徐以翔：（摸不著頭緒）啊？（笑了一下，眼神困惑，不解的問著）呵！我爲什麼不回來？哪一次出差回國，我不是一下飛機就來啦！（安撫的眼神）嗯？

晴　晴：（聽到「飛機」一詞，她愣了一下，擔心的摸著徐以翔的臉，檢視他的存在感，然後對著他搖搖頭，眼神裡還是帶著不安）沒事就好！沒事就好！（露出安撫性的微笑。）

徐以翔：（困惑的反問）你沒事吧？

晴　晴：沒事！（徐以翔擔心的再看了看晴晴，看到的晴晴眼中的堅決，知道再問也不會有結果，因而作罷。突然他想起了自己帶來的蛋糕，開心的拉著晴晴到沙發上坐了下來。）

徐以翔：（期待）晴寶貝呀！我跟你說，這次的蛋糕你一定會喜歡，趁它還沒融化以前，我們趕快吃吧！（手扶向蛋糕盒子，準備打開，此時晴晴因為害怕以翔的再度消失，所以她急著要把話說出口，就伸手阻止徐以翔的動作）。

晴　晴：等等！以翔，你先聽我說。

徐以翔：（停下動作，不解的看著她）怎麼了？

晴　晴：（深吸一口氣，態度認真）我要跟你道歉。

徐以翔：道歉？（困惑，笑著說）爲什麼啊？（看到晴晴投以驚訝的眼神回應，他覺得更加困惑，為了緩和氣氛，他誇張的作出內心感到受傷的樣子，雙手直揪住自己胸口的衣服不放）嗯？是不是我不在的時候，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啊？（晴晴緊張的猛搖頭，但是他假裝沒看到，裝作內心陷入天人交戰的樣子）嗯……好吧！（擺擺手）

沒關係啦！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你就說吧！（洗耳恭聽的樣子。）

晴　晴：（無奈）我沒有啦！徐以翔你不要亂講啦！

徐以翔：沒有喔？（鬆一口氣的樣子，突然又興奮了起來）那很好啊！那就沒什麼大事了啦！快點快點，時間寶貴，不要等蛋糕融成奶昔了，（想像蛋糕融化放入嘴裡的黏膩口感，身體誇張的顫抖了一下）噁！那可不是一般的難吃。

晴　晴：（被逗笑）呵呵！（隨即臉色又轉擔憂，試探的問）你真的完全不記得了嗎？

徐以翔：（略顯不耐煩）記得什麼啊？

晴　晴：我們昨天吵的很兇耶！你還氣得甩門，就直接上飛，飛（停頓，把未說出口的「飛機」一詞吞回肚裡，馬上改口）就就……就走了耶！

徐以翔：什麼！甩門？我怎麼可能對你這樣啊！（認真的思考）嗯？我們有吵架嗎？（搖搖頭）沒印象耶！（對此話題感到不耐煩，用認真的眼神看著晴晴，作出宣告式的承諾）晴晴！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都不會對你生氣，好嗎？

晴　晴：（無奈的點頭）好。

徐以翔：（開心的擊掌）太好了！我們終於可以來吃這個不知道融化成怎樣的蛋糕了，姑奶奶，你趕快打開吧！

晴　晴：（雙手扶上蛋糕盒子，突然驚訝的唉了一聲，皺了一下眉頭，看了以翔一眼，又轉頭打量盒子）以翔啊！盒子有點濕濕的耶……。

徐以翔：（挑了挑眉）看吧！早跟你說要早點吃囉！沒關係啦！（突然露出惡魔般詭異的笑容，壓低聲音，不容抗拒的命令口吻）你還是快打開吧！

（徐以翔突然轉變的態度和聲音嚇到晴晴，她驚訝的回頭看著徐以翔，同時間詭異的音樂入。燈光也變的更昏黃，青色的光圈在兩人身上毫無章法的急轉。）

晴　晴：（害怕的盯著徐以翔不懷好意的笑容）你……你……。

徐以翔：（被晴晴盯的不悅，再度開口，但傳出來的卻是莊棟樑的聲音）晴晴，快打開啊！

晴　晴：（因為恐懼，使得說話聲音顫抖）你，你……你不是以翔！你是誰？

徐以翔：（困惑的偏頭思考一下，開口還是莊棟樑的聲音）我是爸爸啊！小晴晴怎麼把爸爸忘了，（面無表情）爸爸好傷心喔！（露出惡作劇般的笑容）

晴　晴：（逃到沙發邊緣，大吼）你不是！

徐以翔：（用力的把晴晴抓回蛋糕前，箝制住晴晴的手腕，回復為徐以翔的聲音，溫柔的拐騙）來！晴寶貝！乖喔！快打開喔！（威脅）等「心」融化了，就不好玩囉！

（突然，音樂裡傳來一陣急促的心跳聲，和音樂一同打著不和諧的節拍。心跳聲漸大，音樂聲漸弱，最後只剩下心跳聲不斷。）

晴　晴：（掙扎，哭喊）你到底是誰？

徐以翔：（徐以翔和莊棟樑的聲音同時傳出）你想要我是誰，我就是誰！

晴　晴：（無助的哭喊）我沒有想要你是誰！

徐以翔：（再度回復為徐以翔的聲音）噓！安靜！這問題不重要，不過，如果你一定要知道，你的「心」會告訴你，我們來看看「心」怎麼說，要是等「心」融了，就沒好戲看囉！（徐以翔架住晴晴，逼她打開蛋糕盒子。）

（任憑晴晴怎麼抗拒，都擺脫不了徐以翔的箝制，同時隨著晴晴的緊張，心跳聲越來越急促，在蛋糕盒子打開一半的時候，晴晴低頭向盒子裡頭看了一眼，忍不住害怕的大叫，同時心跳聲消失，心跳靜止後只傳出一陣刺耳的低頻，如醫院心電圖在感應到心跳靜止後的刺耳低頻，燈暗。）

第三幕

客廳燈光漸漸大亮，一切擺設同第一幕結束前的樣子，場上只有晴晴一人，晴晴蜷縮在沙發上睡著，手上緊握著戒指，正做著惡夢的樣子，不時傳出痛苦的呻吟，晴晴的肢體也不停的掙扎著。

晴　晴：（突然快速坐起身，驚恐的大喊）你是誰？

（惡夢剛醒的晴晴，有如剛跑完百米般，不停的喘氣，額際冷汗直流，她驚惶的看向四周，無意識的搜索著環境，等到回神後，她趕緊低頭看向沙發前的桌面，桌上除了信封和酒杯、酒瓶外，就沒有其他東西了，在確認已經回到現實後，她鬆了一口氣，攤開手掌，神色複雜的看了一下手上的戒指，打算把它放回信封裡。

就在此時，大門突然打開，驚魂未定的晴晴緊張的看向大門，看到走進來的是熟悉的張美珠後，她才又放鬆下來，繼續自己的動作，沒有理會張美珠。

張美珠垂頭喪氣，一臉哀怨的走過晴晴面前，自個兒坐在晴晴旁邊的小沙發椅上，打開手提包，拿出裡頭的皮夾，把皮夾拿到半空中倒了一倒，確定裡頭一張鈔票也沒有，嘆了一口氣。）

張美珠：（懊惱）沒啦！都沒啦！（她看到桌上有紅酒和杯子，就替自己裝了一杯，心痛的喝起酒來。晴晴瞥了她一眼，忍不住嘲諷的一笑。）

張美珠：你笑什麼？

晴　晴：（皮笑肉不笑）沒有啊！我只是開心，開心媽媽果然還是關心我的，（故意強調的口吻）說要「早點回來」，就早點回來了。（假裝感動的看著張美珠）媽媽你那麼關心我，我真的好感動喔！

張美珠：（尷尬的掩飾）唉呀！說這什麼話啊！天底下哪個做媽媽的不關心自己的女兒啊！

晴　晴：（對媽媽的反應感到失望，心裡冷笑，直直看著張美珠，眼神冰冷，突然猛點頭，笑著說）嗯！媽媽果然還是關心我的，（假裝反省，哭喪著臉）我還以為媽媽是因為輸錢，才不甘願的回來……對不起，媽媽！我錯怪你了（假裝懊惱的看著張美珠。）

張美珠：（被戳破事實而脹紅了臉，眼神飄移，嚥了嚥口水，尷尬的看向晴晴，沉吟表示回應）嗯……。

晴　晴：（看到張美珠不敢反駁而默認的樣子，晴晴突然悲從中來，想起自己一直以來被忽視的委屈，為自己感到不值，冷笑出聲）呵！關心？（怒目橫眉的指控）早八百年前你就該說了，（痛心的看著張美珠）

何必等到我的心真的關起來才說？

張美珠：（下意識反駁）誰說我不關心你了！你以為是誰把你養大的？

晴　晴：（哀傷）我以為除了錢是你給的，是我自己養大我自己的！（自嘲的苦笑）喔！不對，應該說是夏伯伯給的，（質疑的看著張美珠）那……其他？

張美珠：（怒斥）夏晴晴！

晴　晴：怎麼？傷了媽媽的心啦？嗯……好吧，我承認說的過分了點，那親愛的媽媽，既然你覺得是你把我養大的，那你一定知道我最愛吃什麼吧？

張美珠：這……（突然想到，興奮的說）巧克力吧！小孩子都愛巧克力！

晴　晴：（失望）是冰淇淋蛋糕！我對巧克力過敏！所以爸爸從來不買巧克力給我吃，只有你……從來就不關心我，你只在乎你自己！你只是自以為是的盡母愛，以為從各國旅遊回來，再隨便帶個巧克力就叫疼我，太可笑了吧！

張美珠：我……。

晴　晴：好！算了！那……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冰淇淋蛋糕嗎？

張美珠：（遲疑）冰冰的？甜甜的？很好吃？

晴　晴：（無奈的對著天花板嘆了一口氣，略顯激動的說）是因為爸爸！因為爸爸愛吃！小時候爸爸都會買冰淇淋蛋糕回來一起吃，你不記得了嗎？（哀傷的看著張美珠）你真的不記得了嗎？

張美珠：（激動）不記得！不記得！我只記得一張又一張的帳單（神色慌亂的數著）水費、電費、瓦斯費，還有一大堆的月租費（猛地轉頭看向晴晴，神色複雜）還有你的註冊費、補習費，（面露恐懼，不願回想的樣子）我只記得一份又一份的貸款，還有那永遠標不完的會，繳不完的會錢！天知道我窮怕了！

晴　晴：（隨著張美珠的話語，陷入沉思，不一會兒，眼神哀傷的問）你……愛過他嗎？

張美珠：（猛然回神）誰？莊棟樑嗎？那個窮鬼？晴晴！貧賤夫妻百事哀啊！

晴　晴：（冷靜、執著的口氣）你真的愛過他嗎？

張美珠：（頹然）愛！我愛過！我當然愛！（語重心長）但……愛不能當飯

吃，也許你覺得我自私，但他才是那個自私的人！（兩人陷入一陣沉默後，她突然慌張的撫了撫頭髮、整了整衣服，苦笑出聲）呵！我跟你說這些幹嘛呀！（摸了摸飢腸轆轆的肚子，掩飾性的笑著說）唉呀！打牌打過頭了，都忘了吃東西了，（站起身，走到廚房前面，對裡面喊著）陳嫂！在嗎？陳嫂啊！

陳　嫂：（手上戴著洗碗用的手套，左中舞台上，快步走出）來了！來了！（走到張美珠面前）喔！夫人你回來啦！有什麼要我做的嗎？

張美珠：沒什麼！幫我煮碗麵，等一下端到樓上去。

陳　嫂：（為難）這……唉呀！夫人！真不巧耶！瓦斯剛剛用完了，那麼……（比了一下廚房）不然我去冰箱倒杯牛奶給你好了！

張美珠：（不悅）瓦斯沒了就去叫啊！

陳　嫂：（下意識脫口而出）哎喲！夫人你怎麼這麼幽默啦！這麼晚沒瓦斯了啦！（張美珠直瞪著陳嫂，示意陳嫂自己想辦法，陳嫂收起笑容，無奈的說）好好好！我去叫看看！（轉身走回廚房，一臉煩惱。）

（陳嫂走後，客廳突然陷入一片沉默。張美珠看了一眼坐在沙發上神情哀傷的晴晴一眼，她嘆了一口氣，露出痛苦的神色，默默的走向舞台左後方的樓梯，上樓離去，客廳只剩下晴晴一人坐在沙發上，無意識的玩著酒瓶，內心陷入天人交戰的樣子。

不一會兒，門鈴響起，陳嫂從廚房衝出應門，開心的樣子，嘴裡邊唸著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陳嫂把門打開後，走進來的是年過半百扛著瓦斯桶的莊棟樑，瓦斯工人的打扮。可以明顯的看出瓦斯桶對瘦弱的他來講頗為吃力，隨著陳嫂的指揮，莊棟樑把瓦斯桶扛向廚房的方向。

門鈴響起的同時，也把晴晴的思緒帶回現實，她轉頭看了莊棟樑一眼，沒有認出來，又百般無聊的替自己斟了杯酒，喝起悶酒來。）

陳　嫂：（走在莊棟樑的前面，邊走邊說）唉喲！真的很不好意思！那麼晚了還要你送瓦斯上山，我等一下會付多點加班費給你啦！

莊棟樑：（靦腆的笑了笑，吃力的說）不會！不會！應該的！

（莊棟樑開口後，晴晴突然全身僵住，停止手邊的動作，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熟悉聲音，轉頭直盯著莊棟樑那顯得滄桑的瘦弱背

影，越看越困惑。）

陳　嫂：唉喲！你這樣講我更不好意思了啦！呵呵！（指向通往廚房的門）來來來！是這邊喔！（兩人左中舞台下。）

（晴晴從沙發站起身，走往廚房的方向，直往裡面瞧，想更看清楚莊棟樑的長相。廚房再度傳來陳嫂的聲音：「等一下喔！我幫你開個小門喔！」然後傳來一陣瓦斯桶在地上滾動的轟轟聲，莊棟樑接著說：「放在這邊就好了嗎？」一直站在左中舞台向走廊偷看的晴晴，突然躡手躡腳緊張的跑回沙發邊，同時傳出陳嫂大喊的聲音：「等一下喔！我這邊整理一下，你再放過來這邊！不好意思啦！」晴晴鬆了一口氣，忍不住開始來回踱步的思考。）

晴　晴：（喃喃自語）像！真像！像極了！可是……沒這麼老啊！有這麼瘦嗎？（再度低頭陷入沉思，一邊踱步一邊沉吟，不一會兒突然想通什麼）啊！有可能！仔細想想，媽媽也有五十了吧！那……爸爸也差不多五十左右了吧！（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）呵！我這死腦筋，哪有人會永遠年輕的啊！（突然遲疑）咦？可是……沒道理啊？（她又跑向左中舞台，向裡面偷看，再緊張的跑回沙發邊，痛苦的皺起眉頭，心疼的樣子）怎麼會這麼……這麼……（怒斥自己）唉呀！不想了！反正就是個瓦斯工，怎麼樣都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啦！（再度敲了敲自己的頭，責備自己）我怎麼可以有這種念頭！（忍不住又朝廚房方向看去，再快速轉回頭，緊張的喃喃）不不不！不會是的啦！不會啦！

（此時廚房又傳來陳嫂的聲音：「對對對！就放那！謝謝喲！來吧！大門在這邊，這邊請喔！」晴晴趕緊假裝沒事的坐回沙發，眼神仍然飄移不定，緊張的做了幾次深呼吸，然後偷看著陳嫂說話的方向，動作不甚明顯。同時間莊棟樑扛著被換下來的瓦斯桶，跟著陳嫂來到客廳。晴晴和莊棟樑四目相接，她看了他一眼就趕緊撇頭，再度做出覺得難以置信的表情，而莊棟樑並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。）

陳　嫂：（露出滿意的笑容，對莊棟樑說）你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好喔！

莊棟樑：（禮貌性的點點頭）謝謝！謝謝！

陳　嫂：（歉然）唉喲！耽誤你那麼久真的很不好意思。

莊棟樑：你不要這麼說！這是我應該做的！（他把瓦斯桶暫時放在地板上，用手擦了擦額頭的汗，笑著說）如果還有什麼問題，還是下次瓦斯用完了，再麻煩你打電話到我們公司，我們會盡快為你服務。

陳　嫂：喔！好好好！謝謝喲！那……那個，下次還會是你來嗎？啊請問……怎麼稱呼啊？

莊棟樑：敝姓莊，莊棟樑。（晴晴震驚的目瞪口呆，緩緩的轉頭看向他，他意識到晴晴的目光後，禮貌性的對晴晴微笑點頭，再轉頭對著陳嫂說話）如果需要我再來一趟的話，你打電話時，就說找阿莊就好了。

陳　嫂：喔！好好！沒問題！就說找阿莊就是了嘛！（看到莊棟樑點頭後，她比了比廚房繼續說）那我有事進去忙，就不送了喔！（比了比大門）啊大門就在那，你自己來喔！謝謝啦！（莊棟樑點點頭後，陳嫂走回廚房，左中舞台下。）

（莊棟樑深吸一口氣，默默的扛起瓦斯桶，路過沙發，走向玄關方向，晴晴神色複雜的看著他的動作，不發一語，看著莊棟樑吃力扛著瓦斯的背影，晴晴激動的直搖頭，強忍住眼淚的樣子。等到莊棟梁走到玄關，她才忍不住起身，開口叫住他。）

晴　晴：（忍住情緒）請等一下，你說你叫莊棟樑？

莊棟樑：（停下腳步，再度放下瓦斯桶，困惑的回頭看向晴晴，禮貌的笑著）對呀！小姐！我叫莊棟樑！怎麼了嗎？

晴　晴：（泫然欲泣）沒……沒什麼，只是剛好你的名字跟我一個朋友一模一樣而已。（她笑著，眼淚在眼框裡打轉。）

莊棟樑：（忍不住擔心，微微的向晴晴的方向走了幾步）小姐？你還好嗎？為什麼要這麼傷心？你……朋友怎麼了嗎？（看到晴晴愣愣的看著他，突然意識到自己失言）啊！對不起，我管太多了！（尷尬的笑了笑）只是……你給我的感覺很熟悉，很像……很像我女兒！（陷入回憶的樣子，笑著說話，同時用手掌比了比自己大腿的高度的地方）她那時候大概這麼高，很會撒嬌！呵呵！（陷入自己的幻想，幻想自己女兒長大後美如天仙的樣子，露出為人父的滿足笑容後，感慨的說）我女兒現在大概跟你一樣大、一樣漂亮吧！（神色黯然，

苦澀的笑著，音量越來越小）也許很多小男生追著她屁股跑呢！呵！也許他媽媽會一個一個把他們掃出去！呵呵！

晴　晴：（心疼的看著莊棟樑，輕聲的問著）你……見不到你女兒嗎？

莊棟樑：（戚然）見不到啊！她八歲時我就和她媽咪離婚了！唉！沒臉見她啊！

晴　晴：（揪心）爲什麼沒臉見她？

莊棟樑：我沒出息啊！賺不了錢，又照顧不了她們母女倆，（悲從中來）我活該老婆小孩都跟人家跑了！（講著講著忍不住流淚。）

（聽完莊棟樑的話，晴晴跟著流淚。偌大的客廳只聽的到兩人的哭泣聲，不一會兒，樓上傳來腳步聲，是張美珠下樓來的聲音，兩人趕緊拭淚。張美珠左舞台後方樓梯出現。）

張美珠：（一邊下樓，一邊大聲嚷嚷）陳嫂啊！瓦斯來了沒？怎麼這麼久啊！肚子都餓扁了！

（莊棟樑抬起頭，直盯著張美珠看，震驚的樣子。順著莊棟樑的視線，晴晴也看向張美珠，一臉擔心的樣子。張美珠看到莊棟樑後，久久不能言語，停下腳步，站在樓梯中間，激動的、顫抖的舉起手，指著莊棟樑，只是不停的講著：「你」。）

晴　晴：（擔心的看了莊棟樑，又看向張美珠）媽！

張美珠：（激動）是你！莊棟樑！

莊棟樑：小……小美！（驚訝的回頭看晴晴）那……那你是晴晴！（晴晴神色複雜的撇頭不應，他內心覺得受傷，轉頭回看張美珠，怯怯的喚著）小美！

張美珠：（痛苦）我不准你再叫我小美！

莊棟樑：（不知所措，焦急的樣子）小美！

張美珠：（激動的衝下樓，來到莊棟樑面前）我跟你說了不准你叫小美！（痛苦的掩面，一字一句緩緩說出）「小美」已經死了！

莊棟樑：（無奈）美珠！

張美珠：你出現在這裡幹嘛？（嘲諷的一笑）哼！你不是正在發展你的理想、你的大事業嗎？那你來這裡幹嘛？

莊棟樑：我……。

張美珠：（盯著莊棟樑佈滿黃色污漬的上衣，她扯著他的衣服質問著）這是什麼？油污！（困惑）「藝術家」啊！你身上怎麼會有這東西，你不是不進廚房的嗎？

莊棟樑：（覺得羞愧）我……。

張美珠：（突然看到地上的瓦斯桶，再回看莊棟樑的反應，了然於心，痛心的看著他，眼淚盈框，質問的口氣）你不是要開畫廊？啊？你不是要當大畫家？你不是老是說我眼界狹小、目光短淺、勢力眼？（激動）你不是說一時的失敗不是失敗，你會證明給我看？（伸手作出向莊棟樑要東西的動作）證明呢？啊！證明呢？（看到沉默不語的莊棟樑，她忍不住向他的胸膛打下去，大吼）你這滿口謊言的混蛋！（趴在莊棟樑身上痛哭，同時莊棟樑默默的挨打與流淚，而一直默默流淚看著他們的晴晴，此時撇過頭去，不願再看。）

莊棟樑：（哽咽）小美……你不要這樣，這只是一時的不得意，還有時間、還有機會的！你再等等我，我會成功的！

張美珠：（不敢置信的看著莊棟樑，越講越激動）還有時間？還有機會？你哪來的時間？哪來的機會啊？啊？（莊棟樑沉默）看看你的白髮！看看我的樣子！我們都老了！我等你？等到都老了！莊棟樑！你太誇張了！（痛心的指控，聲淚俱下，聲音顫抖）十幾年了！十幾年了！（大吼）你居然一點都沒有變！（哀戚，低頭喃喃自語）你居然一點都沒有悔悟……

莊棟樑：（口氣激昂）我沒變！我當然沒變啊！我還是一樣深深愛著妳還有晴晴啊！（眼裡帶著一絲渴望看著張美珠。）

張美珠：（痛心的眼神，冷冷的口氣）哼！幾歲的人了，還一天到晚把什麼愛不愛的掛在嘴邊……（轉頭，冷漠的看著莊棟樑）莊棟樑！（一字一字的強調）你、一、點、都、沒、有、變！（撇過頭去，不願再看他，她慌亂的亂走一陣子後，轉身面對莊棟樑）為什麼？為什麼你就是看不清事實？十幾年前是這幾句，十幾年後還是這幾句！你到底有沒有長大啊你！

晴　晴：（大吼）夠了！不要說了！

張美珠：（不理會晴晴，繼續瞪著莊棟樑，痛心的指著自己說）我跟你不一樣，

我醒了！（指著晴晴）在孩子還沒跟著我們餓死前，我醒了！（冷哼一聲）呵！不過說真的啦！要逃離你那充滿甜言蜜語、充滿希望和美夢的城堡，還真的很難！沒有那麼點覺悟，真的很難……

晴　晴：（看到莊棟樑驚訝不解、如孩童般受傷的眼神，她轉身看向張美珠，口氣略為哀求）媽！夠了！不要說了！

張美珠：（看了晴晴一眼，繼續對莊棟樑說話，聲音不帶感情）你看！孩子都替你說話了！孩子腦袋都比你清楚！你還要作夢啊？快醒醒吧！當初好說歹說要你接受夏富乾的幫忙，跟你說以後再報答就好了，你還拿出什麼藝術家的脾氣對我，（腦海裡浮現當初吵架的畫面，不屑的說）哼！骨氣！沒出息的人跟我談什麼骨氣！

晴　晴：（跑過去護著莊棟樑，哀求的看著張美珠）媽……

張美珠：（陷入過去的回憶，自顧自的說著）我為了讓你專心追求夢想，不讓你擔心，一個人偷偷到處借錢、到處求人，我沒有我的骨氣嗎？（大吼）嫁給你的那天，我的骨氣就都沒了！（哭泣）要不是你讓我失望透了，我會跟著夏富乾走嗎？沒有夏富乾，難道我和孩子今天要跟著你喝西北風啊？你看你，守著你的「骨氣」成了什麼樣子？（痛心的指著莊棟樑）我說拿畫筆的！你跟人家湊什麼熱鬧，搬什麼瓦斯啊！啊？這樣你就比較快活是吧？（指著瓦斯桶）莊棟樑！原來搞了老半天，你的「機會」、「希望」就在這啊？啊？

莊棟樑：（焦急）唉喲！我……唉呀！一時的！真的是一時的！唉呀！這年頭都電腦繪圖，報社嫌我效率慢不要我了，我也沒辦法呀……（無奈的嘆氣。）

張美珠：不要跟我提那個薪水少到只養得起你的爛報社！叫你換工作你不換，活該被淘汰！（看到莊棟樑大受打擊的樣子，她突然住口，客廳陷入一片沉默，一會兒她看向莊棟樑，緩緩的說）你有過一家之主的自覺嗎？（順著她的視線，晴晴也轉身看向莊棟樑，莊棟樑只是低頭沉默不語，張美珠見狀，痛心的大笑出聲，然後回看莊棟樑）哈哈哈！對！你沒有！我想起來了！所以我們離婚了！（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）對對對！我們離婚了……（她一邊不停喃喃「對！離婚了」，一邊走回樓上，，行屍走肉的樣子，不再理會他人，客廳

再次陷入沉默。）

晴　晴：（緩緩的說出）我只想問你……你……爲什麼不要我？嗯？你爲什麼不要讓我跟你走，你明明知道媽媽只會……（黯然）強迫我做她的「乖女兒」，她心目中的乖女兒！（激動）一個她精心打造的「乖女兒」！（黯然）爲什麼每次我要你帶我走，你都敷衍我？

莊棟樑：（痛苦）媽媽是爲你好……

晴　晴：（激動的看著莊棟樑）那你就沒有能力爲我好嗎？你覺得媽媽辦得到，你辦不到嗎？你覺得她爲我的「好」，我真的覺得「好」嗎？

莊棟樑：對不起……

晴　晴：（哭喊）你明明都知道！（兩眼無神，自言自語，哽咽的說著）你明明就知道，你只是裝作沒看見……我只是想和其他小孩一樣，和爸爸一起到公園玩，（陷入幻想，傻笑的說）騎馬打仗、堆沙堡、溜滑梯、翹翹板……再和爸爸一起手牽手，唱歌回家，（她淚流滿面，唱著）「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……」

莊棟樑：（流淚）對不起……

晴　晴：（恍若未聞，強打起笑容對莊棟樑說）爸爸！一起唱啊！你不是最愛唱這首給我聽了，那我們再一次喔，「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著花籃上市場……」（莊棟樑哽咽的跟著晴晴的歌聲哼著旋律，此時兒歌「小小姑娘」的旋律進入，兩人一起合唱，晴晴表面上看起來越唱越開心，眼神卻越來越哀傷，她拉起莊棟樑的手，跳起舞來，莊棟樑沉默，眼神哀戚，神色複雜的看著她，音樂聲漸弱，晴晴繼續唱著）。

莊棟樑：對不起……爸爸沒用。

晴　晴：（停下舞步，忍住眼淚，看著莊棟樑）爸爸爲什麼不唱了，唱啊？（難過的哭泣）難道連我現在這個小小的心願你也沒能力給我？嗯？

莊棟樑：對不起……爸爸沒用。

晴　晴：（氣憤的哭喊）對！你真的很沒用！這麼簡單的歌都不會，（哽咽）都不會……你出去啦！出去！（推了莊棟樑一下，手指不停指著大門方向，眼角擒著淚。莊棟樑卑微似的扛起瓦斯桶，淚流滿面，默默走向大門，開門，關門，離去。莊棟樑離開後，晴晴無力的跌坐

在地上)說出去就出去,幹嘛那麼聽話啊？你是爸爸！爸爸耶！(整個人蜷縮在地上，嚎啕大哭，此時燈光漸昏暗，哀戚的音樂入。)

(晴晴的哭泣聲漸弱，音樂轉為柔和，燈光漸轉為柔和的鵝黃燈光，徐以翔由左下舞台的黑暗處，悄悄的進入客廳的演區，來到晴晴身邊，溫柔的看著她，輕撫她的頭髮，再蹲了下來，輕輕的把哭泣的她擁入懷裡安慰，晴晴停止啜泣抬頭看著徐以翔，徐以翔回以溫柔包容的微笑，他輕輕的挽著晴晴的手站了起來，引領她走到沙發上坐下，晴晴只是愣愣的任由以翔牽著、帶著，直到坐了下來後才忍不住緊緊抱住以翔，深怕他再次消失的樣子，以翔再一次像哄小孩般摸著她的頭髮，臉上一直掛著平靜的微笑。)

晴　晴：我好想你……

(以翔聞言微笑，扶起晴晴的身子，雙手捧住晴晴哭喪的臉，端詳了一下，忍不住像搓揉湯圓般揉著她的臉頰，再拉起她的兩頰，企圖拉出一個笑容的弧度，同時，徐以翔臉上笑容的弧度擴大，露出一個像是一個小孩，滿意親手做的手工藝品完成的笑容，晴晴伸手抓下以翔的手。)

晴　晴：喔喲！不要鬧了，我說正經的！

(徐以翔看著晴晴，認同的點點頭，再度露出陽光的微笑，同時俯身把桌上的信封拿起來，交到晴晴手上，晴晴困惑的看著手中的信封。)

晴　晴：給我？(以翔笑著點頭，晴晴神色緊張的抬頭看著他)你……要我打開嗎？(以翔回以更大幅度的點頭，晴晴遲疑的看著手上的信封一眼，再度擔憂的看著徐以翔)可是……我怕我還沒準備好耶？

(以翔笑了笑，坐到晴晴後面懷抱著她，扶著她的手，兩人一起拿著信封，徐以翔停下動作，再度微笑的看著晴晴，晴晴的表情看起來比較放鬆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)

晴　晴：呵呵！所以你要陪我一起看啊？(以翔點頭，晴晴笑著看著他)你真的很固執耶！(徐以翔聳了聳肩，作出一個「我承認」的認同的表情，晴晴看了他的表情後輕笑出聲)。

晴　晴：(深吸一氣後開口，聲音因為緊張而顫抖)嗯！那……那，我拿出

來囉！（徐以翔扶著晴晴的肩膀安撫著，同時，晴晴顫抖的拿出信封裡的卡片，看著，讀了第一行）晴寶貝！（她感動的回看以翔，發現徐以翔也正笑著看她）。

（徐以翔示意她把視線放回卡片，晴晴轉頭的同時，以翔也把自己的手扶向晴晴的手，兩人一起拿著卡片，看著卡片，然後，晴晴感動的看著卡片內容，說不出話來。）

徐以翔：（朗讀）晴寶貝！我最親愛的小太陽，請問你願意成爲傻子夸夫永遠的信仰和追求嗎？（說完，認真的看著晴晴，晴晴激動的點頭，兩人相視而笑。）

（音樂轉為輕快，旋律裡帶著幸福和希望的味道。燈光漸聚焦在兩人坐著的沙發上，以翔從信封裡拿出戒指，輕輕的替晴晴帶上，晴晴感動的笑著，笑中帶淚，燈暗。）

尾聲

客廳擺設同前幕，但是桌上空無一物，牆上的窗簾已拉開，窗外灑進燦爛的陽光，燈漸大亮，音樂聲漸弱，燈亮時，客廳只有陳嫂一人在擦桌子，不一會兒大門打開，走進的是穿著輕便的夏正達。

陳　嫂：（抬頭看向正達，驚喜的樣子）咦？少爺你怎麼有空回來？（夏正達笑著走近她）吃過早餐嗎？需要的話，我去幫你準備。

夏正達：陳嫂不用麻煩了！我剛剛吃過了，我是回來找晴晴的，她還在睡嗎？

陳　嫂：小姐喔？她剛剛吃過早餐後就出門啦！

夏正達：（驚訝）出門了？（陳嫂點頭，此時張美珠從樓上走下來。）

張美珠：正達你回來啦！今天這麼早啊？（陳嫂向她點了個頭後，就拿著抹布走回廚房。）

夏正達：媽！（張美珠微笑回應，走近夏正達）今天是以翔忌日，我是回來

載晴晴一起過去看他的。

張美珠：（感嘆的嘆了口氣）又到了今天啦！真快！記得徐以翔剛走的那時候……（黯然）那孩子性格更壞了，不只不好教，講話還像個刺蝟一樣……

夏正達：（擔心）媽咪沒事啦！晴晴現在好很多啦！

張美珠：（微笑）嗯嗯！她現在開心多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有他親生爹地的陪伴和開導，個性好多了，還願意叫你爹地「爸爸」了呢！

夏正達：（困惑）親生爹地？

張美珠：嗯……也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我們沒聯絡的這幾年，他爹地居然淪爲瓦斯工，一年前剛好來我們家送瓦斯，才又見到他的，（想起什麼而感嘆）唉！反正……後來她就一直去找他，前陣子還偷偷拿他爹地以前畫的畫，去報名一些搞不清楚名堂的展覽還是比賽，這樣瞎貓碰到死耗子，還真的有人喜歡那些畫，買了下來，還請他去當他們家小孩的繪畫家教，（微笑）這還真是傻人有傻福啊……

夏正達：那他爹地現在工作是……？

張美珠：喔！當然是把瓦斯工的工作辭了，當家教去啦！（不滿的撇嘴）噯！那瘦皮猴年紀一大把了，那搬得動啊，拖累人家公司而已，要不是老闆是老同學了，他早就失業了吧！

夏正達：那晴晴現在跟他……？

張美珠：（更不滿）黏的咧！她去找他啊，（手指自己）都是瞞著我的！是我不想戳破罷了，看在她越來越好了的份上啊，又終於想開了，願意叫夏富乾「爸爸」，我就不計較了，唉！我仔細一想，莊棟樑那個「長不大的老小孩」還算有點貢獻，就讓她去吧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無所謂啦！

夏正達：（微笑）媽咪，你吃醋啊？

張美珠：（掩飾）笑話！我吃醋？孩子大了，腳長在她腿上，我管不著！至少啊，不會再老逼著我質問爸爸在哪，爲什麼不要他爸爸之類的！

夏正達：（感嘆的微笑）這麼多年來，媽咪你辛苦了！

張美珠：（拍了拍夏正達的手臂）正達啊！你真的很懂事，晴晴能有你這大哥真好，媽咪沒關係啦，你懂就好了，就聽聽我發發牢騷吧！呵呵！

（晴晴心情愉快的捧了束花從大門走進，看到夏正達，開心的樣子。）

晴　晴：（燦爛的笑容）哥！你來啦！我剛剛先去附近買花了，（把花拿給他看）怎樣？美吧！這些是以翔以前最喜歡的花呢！（正達點頭）

張美珠：（看著花束，低頭聞了一下）喔！好清爽的香味喔！晴晴啊！你一早出門就是忙這個啊？

晴　晴：（笑著點頭）嗯！媽媽你喜歡的話，下次再買給你！

張美珠：買給我？呵呵，好啊！喔！對了，今天假日車多，你們還是早點出門吧，我有事要先出門，你們自己小心耶！（說完，右舞台大門下。）

夏正達：那我先去開車囉！（接過晴晴的花，右舞台大門下。）

晴　晴：（看了大門一眼後，緩緩走到沙發附近，神情落寞，掏出口袋裡鑲著太陽雕刻的戒指，邊徘徊邊喃喃自語）你在那邊過得好嗎？（黯然）我很想你……雖然我努力的讓自己好……（嘆了一口氣）曾經我以為是孤寂選擇了我，沒想到一直以來，是我選擇了孤寂……直到你的出現，一點一滴注入我的生命裡，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歡樂，（晴晴微笑的看著戒指，然後戴在無名指上，高舉著手掌，看著戒指）你老說我是你的太陽，其實你才是我的太陽（晴晴把戴著戒指的手掌貼近胸口，感受自己的心跳，然後滿足的微笑，另一手不停的撫著戒指，萬分珍惜的樣子）是你教了我什麼是真正的活著，（釋然的笑容）我想你是來過的，雖然我一直裝作你沒來過，拒絕著你的存在，但……（想起表演慾強烈的以翔，忍不住輕笑出聲）呵！你這人啊！還真讓人難以忽視，（溫柔的表情）我想你不是誰，就只是上天派來救贖我的天使……

（突然，客廳門鈴響起，拉回晴晴的思緒，晴晴起身應門，走進來的是笑容滿面的邱建章，看到晴晴後有點害羞的樣子。）

邱建章：（有點尷尬的揮手打招呼）嗨！

晴　晴：（詫異）邱建章！你怎麼會來？

邱建章：（乾笑了一下）呵呵！（轉移話題）學姊啊！你不打算請我進去喔？

晴　晴：（愣了愣）喔好！請進！（困惑的帶著邱建章走到沙發處坐下，正打算再開口問時，被邱建章打斷）。

邱建章：（興奮的坐在沙發上彈跳著）哇！學姊你家沙發好軟喔！超舒服的！

晴　晴：（瞪大眼睛看著邱建章的動作，覺得這人有點莫名其妙，仍保持禮貌的口氣）謝謝！（張開口要再問話時，邱建章又被酒櫃吸引，興奮的跑向酒櫃，晴晴又好氣又好笑的看著他奔跑的背影）。

邱建章：（把臉整個貼近酒櫃看著裡面的瓶瓶罐罐，羨慕的口吻）哇！這也太讚了吧！什麼都有耶！這根本就是酒的博物館嘛！

晴　晴：（走到邱建章身後，雙手環胸，無奈的看著他）你太誇張了，什麼博物館啊！這才一個酒櫃好嗎！

邱建章：（抱著酒櫃，陶醉的表情）不……你不知道，這一櫃超奢華的，對我這種只喝的起廉價啤酒的人來講，這是天堂啊！（晴晴聞言，忍不住噗哧一笑。）

晴　晴：喂！先生，你就這樣特地來我家抱這個櫃子啊？我等一下要出門耶！這樣不太方便喔，你可能下次要記得預約耶……

邱建章：（尷尬的回過頭面對晴晴）當然不是啊……我……是來跟學姊說（晴晴點頭，認真的聽著）嗯……我是來問你（他看向晴晴的眼睛，突然漲紅了臉）問你……

晴　晴：（指了指自己，困惑）問我？問我什麼啊？沒關係！你說啊！嗯？（邱建章鼓起勇氣正準備開口，突然看到晴晴無名指上的戒指，又被吸引）。

邱建章：喔喔！學姊，你這戒指好有設計感喔！好漂亮耶！

晴　晴：啊？（回過神來，溫柔的一笑）對啊！謝謝！（她低頭輕輕轉動戒指，臉上掛著微笑，邱建章傻傻的看著晴晴的溫暖的笑容，突然晴晴抬頭）嗯？你說你要問我什麼？

邱建章：（緊張的口吃）我……嗯……你……（猛搔頭，感到懊惱的樣子）

晴　晴：（困惑）我？你？我跟你怎麼啦？

邱建章：（緊張）我跟你……我跟你……（臨機一動）我跟你認識你這麼久了，都不知道你家在這裡耶！

晴　晴：（困惑）喔？那你是怎麼來到這的啊？

邱建章：來到這？喔學姊！這你就問對人了！你家真的很難找耶！那個路標都不清楚，我迷路超久的！不得已，我才放下我珍貴的男兒自尊，跑去問山腰的 7-11 的店員，才爬盡千山萬水，尋尋覓覓找到的耶！

晴　晴：（佯裝心疼）這麼辛苦啊？

邱建章：對啊！學姊！你現在才知道啊！呼！超累的！

晴　晴：（親切假笑）你妹妹在 7-11 打工好一陣子了，你現在才來探望她啊？

邱建章：唉喲！沒辦法啊……最近要考畢業考，還要準備研究所，誰有空理她啊？要不是她說前幾天在店裡遇到你，我才懶的上山咧！

晴　晴：喔！遇到我是吧？我好像有印象耶……

邱建章：（緊張的乾笑）呵呵！學姊啊！你不要這樣套我話嘛！我會緊張耶！（拱手表示佩服）學姊英明！學姊英明！

晴　晴：呵呵！好啦！我真的急著出門，邱建章小弟弟！你就直接說吧！為什麼急著找我啊？

邱建章：（深吸一口氣，彎腰拜託，喊出）學姊！請問你可以當我畢業舞會的舞伴嗎？

晴　晴：（愣了愣）啊？（作出思考的樣子，不一會兒微笑的說）可以啊！

邱建章：（喜不自勝的抬頭看著晴晴）可以喔？

晴　晴：（微笑點頭）嗯。（邱建章作出勝利的手勢，開心的一邊狂叫，一邊跑向沙發上打滾，晴晴無奈的追了上去，）喂！邱建章，你有沒有這麼誇張，這我家沙發耶！（突然晴晴手機響起，她從口袋接起，不再理會邱建章的鬼吼鬼叫）喂！哥哥啊……嗯，好……（皺眉）沒有啦！是學弟，有事來家裡找我（邱建章聞言停止動作，看著晴晴講手機，突然，他像是發現了什麼，直盯著晴晴戴戒指的手猛瞧，然後他困惑的用自己的右手，不停的來回點著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，突然手點到無名指後，他臉色大變，震驚的樣子，但晴晴只是自顧自的講電話）好！我一會兒就出去。（掛上電話，轉頭看向邱建章，感到抱歉的樣子）對不起啦，我要出門了耶，你還有什麼事嗎？

邱建章：（心情突然很惡劣）學姊我想問你一件事！

晴　晴：嗯？（擔心、困惑的看著邱建章不算好的臉色）你還好嗎？

邱建章：（失落）女生戒指戴在無名指，是不是結婚的意思？

晴　晴：（點頭）嗯……好像是耶！怎麼了？

邱建章：（哭喪著臉看著晴晴）那你是不是結婚了？

晴　晴：（傻眼）啊？沒有啊！（伸手要去安慰邱建章時，突然看到自己無名指上的戒指，恍然大悟，笑了出來）呵呵！你說這個啊！（邱建章激動的點頭，晴晴只是望向遠處回憶的樣子，不發一語，然後才露出微笑，回頭看向邱建章，溫柔的說）嗯！我今天結婚！

邱建章：（大受打擊）今天？怎麼會？現在才早上八點耶！那你幾點去的啊？老公是誰啊？

晴　晴：（微笑）秘密！

邱建章：（失望的低頭喃喃）啊？結完婚囉！生米煮成熟飯囉！那我不就沒希望了。（又驚訝又困惑的抬頭看著晴晴）可是不對啊？什麼意思啊？

晴　晴：（笑出聲）呵呵！就字面上的意思啊！「今天」結婚嘛！

邱建章：（搔了搔頭）今天結婚？什麼意思啊？（突然沮喪）而且……學姊你要結婚居然沒先跟我說……

晴　晴：（困惑，笑著問）為什麼我要先跟你說啊？

邱建章：（理所當然的口氣）這樣我才能搶婚啊！

晴　晴：搶婚？邱建章！你腦袋都裝什麼啊？愛情文藝片啊？

邱建章：（尷尬的傻笑）我妹妹說……要追到學姊要先做功課……

晴　晴：嗯……就算我已經要結婚了，你也這麼執著喔？

邱建章：一定要的啊！我一定要確認學姊的幸福，不然我是不會甘心放手的！（義憤填膺）愛就是要這麼轟轟烈烈！

晴　晴：（無奈）你電影真的看太多了。走吧！出門了！邱建章小朋友！（走向門口離去，只留下邱建章一人在沙發上，陷入煩惱的樣子）。

邱建章：（搔了搔頭）她到底結婚了沒啊？秘密？結了就結了，沒結就沒結啊！哪有什麼秘密啊？不懂！嗯？（猛搔頭，沉思）還是不懂！女人啊！有沒有這麼複雜啊！（突然，大門外傳來晴晴的聲音：「邱建章！我要鎖門了，你出不出來啊！」）喔！（追出去門邊，邊跑邊問）唉喲！學姊你的秘密到底是誰啊？快告訴我啦！（關上大門，下。）

（燈暗，降幕，劇終。）